

诗 可 以 群

—— 中国古代友情诗探论

孙明君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友情与亲情、爱情三足鼎立,平分秋色。如果说亲情根源于血缘,爱情根源于“性”缘(两性之间的吸引力),那么,友情则是纯粹的“情”缘,联系人间真正友谊的惟一纽带是情感,这里拒绝其他任何非情感因素的介入。如果说亲情是一种天然的关系,是任何人无法选择的,爱情虽可选择,但选择的余地、范围不大,而且一经选定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与排他性,那么,友情则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灵活性。如果说亲情是一个小家庭之中的情感,爱情是一对男女之间的情感,那么,友情则具有巨大的广容性,它可以突破长幼、性别、职业、种族、地域等限制。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领域中,友情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朱光潜先生说:“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友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性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诗人中为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诸人虽亦以交谊著,而他们的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甚至认为友情诗是“中国诗

歌最为重要的主题”^②。然而,相对于山水诗、田园诗、咏史诗、游仙诗、边塞诗、爱情诗等诗歌类型的研究,学界对友情诗的研究甚为薄弱,这与友情诗在中国诗歌中所占的位置极不相称。本文拟就中国文化与友情之关系、友情在中国古代诗人生命旅途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友情诗的主要类型等三个问题谈点看法。

友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以友情为其学说的一大支柱。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沃土孕育出了友情诗这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在中国友情诗的发生、发展、兴盛的流程中功莫大焉。

首先,儒学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学大师无不认为友情是人伦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孔子曰:“鸟兽不可与群居,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可能真正地离群索居,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必然要与其他人发生关系。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有远近亲疏之分,便有了亲朋好友,与亲朋好友的聚会使人兴奋,与亲朋好友的离别令人感伤,故孔子曰:“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③在孔子的提倡和教导下,重视友情,遵守友道在孔门弟子中蔚然成风,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④把对朋友的态度作为每日反思反省的必修课。荀子曰:“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⑤刘歆、扬雄、韩愈、周敦颐、程颐、朱熹、王守仁、戴震等儒家学者都对友情作出了精湛的论述

其次,儒家规定了交友的两条原则:一是以诚信为根,一是以平等为本。言而有信是做人的守则,更是交友的前提。孔子明确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⑥他自述其志曰:“朋友信之。”^⑦程颐说:“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⑧朱熹说:“朋友之交贵善,所以尽我诚。”^⑨如果言而无信,欺瞒友人,必将众叛亲离,失去友情。原始儒学极端重视人性与人格的平等,在交友之道上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易经》曰:“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孟子·万章上》中说:“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或者贵为天子,或者贱为庶人,一旦成为朋友,在人格上便是平等的;以贵凌贱,以强凌弱,以长凌幼,皆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友谊

最后,儒家规定了友情的指向:合志同方。儒家讲究内圣外王之道,以修齐治平为己任,故选择朋友时以同志者为友,得到朋友后应与之一道为平治天下而携手并进。孔子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荀子进一步指出:“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⑩这种以道义为守的朋友观,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广泛的唱和者,蔡邕《正交论》说:“朋友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欧阳修《朋党论》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道家文化的主旨在以人入天、天人合一,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其关注的焦点,但并不

不是说他们对友情漠不关心。《庄子·山木》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可见,在庄子那里亦有交友之道,此道乃是合于自然的道。此处的“淡”并非淡化情感,否定情感,而是顺应情感的自然运行,不作人为的增减。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庄子是一位深情的人,他与惠子之间的友谊被传为千古美谈: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至人至漫其鼻端,若蝉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至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⑪

此乃哲人之间的友谊,它昭示我们:真正的友谊,不仅在于彼此的理解,其实,启迪友人的灵感,撞击友人思想的火花,尤为重要,尤为难得。

二

孔子说“诗可以群”,即是说诗歌可以表现、反映、沟通,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读中国古代的友情诗,我们不难发现友情一如荒漠中的甘泉,涓涓地流淌在诗人心田,滋润了他们枯竭的生活,增加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友情和亲情、爱情一样,在他们的生活、生命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戴震曰:“友也者助也,明乎朋友之道,交相助而后济。”^⑫朋友之道乃在于相助相济,从古代诗人及其诗歌作品中看,诗人之间的相助相济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生活上,相濡以沫,有福同享,朋友相聚带给诗人们难以比拟的快乐。曹

丕多次带有伤感的口吻回忆当年与邺下文人之间的交谊：“昔日游处，行则接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⑩更多的时候，在真正的朋友之间，当一方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时，另一方会给予无私的接济、援助。陶渊明归隐之后，生活日渐困顿，在一段时间里，颜延之经常请他共同饮酒，有时还留钱给他。杜甫在漂泊西南时期，受到了严武和高适的周济。代宗宝应元年（762），严武来到成都，资助杜甫扩建了草堂，时时携酒来与杜甫诗酒唱和。广德二年（764）春，武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在说到陶、杜时，我们还要强调这两位伟大诗人与普通农民之间的真诚友情。渊明不仅“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而且常常与农夫欢饮：“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清晨闻扣门，倒裳往开之。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饮酒》）。杜甫在与农民的来往中，与他们建立了水乳交融般的感情，他在《暇日小园散病》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这是并不多见的现象。

第二，在仕途上，互相援引，同舟共济。《史记·汲郑列传》记录翟公之言曰：“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慨叹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易变，的确，友人的交情在处于顺境时无法看清其庐山真面目，只有身处逆境之中的人才能测试到友情的深浅与真伪。真正的朋友之间往往“合志同方，营道同求”，所以当一方或双方在仕途上遭遇迫害、打击、贬谪、流放时，另一方自会挺身而出，伸出热情的手。友情如同暴风雨中的一把小伞，会给诗人遮挡一些恶风苦雨。唐元和十年

（815），柳宗元等人被改贬远州刺史，柳宗元被贬柳州，刘禹锡被贬播州，宗元考虑播州比柳州更为艰苦，而禹锡有八旬老母需要赡养，便数次上疏请求朝廷让自己代替禹锡去播州，他哭泣道：“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记载此事并感慨道：“呜呼！士穷乃见节义。”诚哉，斯言！

第三，在学业上，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孔子曰“以文会友”，《礼记·学记》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王守仁《与陈国英》一文云：“君子之学，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规劝，则易以悠悠度日，而无有乎激励警发之益。”应《公宴诗》记载曹丕曹植兄弟与邺下诸子的欢会曰：“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期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在同一时期，曹魏文章彬彬之盛，大备于时，而西南、东南之地却吟咏靡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曹丕曹植兄弟及邺下诸子能够互相切磋，互相批评，当是其原因之一。理学大师朱熹与陆子寿兄弟在学术上有重大分歧，但他们以追求真理为指归，对对方的人格和学术极为尊重，经过多次的自由讨论，彼此增加了了解，增强了友谊，提高了学术水平。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便是这种友谊的生动记录，诗云：“德义风流夙所亲，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诗中表现出宽容、谦虚以及对持不同学术观点者的敬重，这种学风和人格令人景仰。

第四，在精神上，互相慰安，以求得孤寂灵魂的共鸣。孤独，是一种负面的心理状态，孤独者纵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亦如同独行于无边荒漠之中；孤独者纵然身世显赫，

亦觉得无人理解自己,越是感情细腻的人,越是超越流俗的人,越能深切地体验到孤独。从一定意义上说,诗人即是孤独的深切体验者。是故,屈子行吟泽畔,形容枯槁,悲叹世人皆醉而我独醒,国人之莫我知兮;阮籍或独坐空堂,无可与亲者,或深夜徘徊,忧思独伤心;陈子昂独立于幽州台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李太白对案难食,自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时代和个人遭际的不同,使他们都体会到了一种深切的孤独,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旷世孤独。孤独中的人比常人更渴望理解,渴望友情。“嚶嚶鸣矣,求其友声”(《诗经·伐木》),是历代诗人的共同心声。真诚的友情能够给诗人带来莫大的安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固是不争的事实,但它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同时亦有诸多文人相亲的美谈。邺下诸子,阮籍与嵇康,陶渊明与颜延之,李白与杜甫,韩愈与孟郊,元稹与白居易,苏轼与黄庭坚……莫不谱写出一曲曲相亲、相知的动人乐章。

三

翻拣古代友情诗,大体上可分为送别、怀远、追悼三类。从数量上看,送别诗最多,怀远诗次之,追悼诗再次之。

送别 有相逢就有离别,出现了或许偶然或许必然的相识,经过了或许短促或许漫长的相处,产生了或许热烈或许平淡的情感,一旦到了分手的时刻,则必然激起情感的涟漪。江文通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令无数后来者慨叹唏嘘。伤感,是历代送别诗的共同特征,从李陵的“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与苏武诗》)到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从韦应物的“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丝”(《赋得暮雨送李曹》)到陈与义的“如君那可别,老泪欲沾衣”(《别孙

信道》)……无不带有伤感的意绪。即使是被论者目为脱尽悲酸的王勃之《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高适之《别董大》等,其中亦透出些许的伤感。虽说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没有“愁”字,没有愁语,却并非没有愁意,《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即云:“苍然率然,多少感慨,说无为愁,我始欲愁。”(《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载陈德公先生语曰:“结强言耳,黯黯之意,弥复伤神。”皆从中体会到诗人灵魂深处的忧愁。高适之《别董大》写黄云千里,白日暗淡,北风吹雁,大雪纷飞,好友分离在即,此景此情,若无愁意,岂不怪哉!“莫愁”说明董大正在忧愁之中,作为朋友,高适亦不能不愁,正因为如此,才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宽慰之辞。

诗酒联姻是古代诗歌的一大特征。在所有古代诗歌类型中,与酒关系最密切的一是咏怀诗,一是送别诗。古代交通不便,一旦分别,山川阻隔,天各一方,音讯渺茫,故古代诗人特别重视饯行仪式。饯别之时彼此饮酒赋诗遂为常规。所以,我们今天打开送别诗还能闻到扑鼻的酒香。例如:李陵“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与苏武诗》);鲍照“举爵自惆怅,歌管为谁清”(《送别王宣城》);陈子昂“银烛吐清烟,金樽对绮筵”(《春夜别友人》);王昌龄“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送魏二》);高适“酒筵莫散明月上,柝马常鸣春风起”(《酬李别驾》);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送别》);李白的“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金陵酒肆留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别杜二甫》);杜甫“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送路六侍御入朝》);岑参“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白雪送武判官归京》);司空曙“更有明朝恨,

离杯借共传”（《云阳馆与韩绅宿别》）等。

钱别的时候，酒既是连接友谊的纽带，又是消解离愁别恨的良药。离别的酒杯中飘散的是淡淡的忧伤。白居易所吟的“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琵琶行》）体现了离别诗的共同基调。

怀远 人生在世，每天擦肩而过的人形形色色，与之有深入接触者十不一也；在众多的接触者之中，与之建立密切关系者十不一也；在关系密切的友人中，能够成为知心朋友，其友谊生死不渝者十不一也。怀远诗大都是献给身处异地的知心朋友的歌。在真正的朋友之间，岁月不是冲刷记忆的滔滔江水，而是一层层涂抹记忆的浓墨重彩；空间不是阻隔友谊的高山峻岭，而是净化友谊的过滤器。李白与杜甫之间，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怀远之作是古代怀远诗的缩影。

李白之《沙丘城下寄杜甫》，杜甫之《春日忆李白》《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不见》等诗篇是两位伟大诗人之间的深厚友谊的见证。特别是杜甫，他对李白一往情深，齐鲁之游时，他们“醉眼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漂泊秦州时，他“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慨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李白流放夜郎时，杜甫沉痛地表示：“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不见》）《唐宋诗醇》云：“白与杜甫相知最深，”可谓知言。

唐贞元十九年（803），元白同时吏部及第，同授校书郎之职，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正如白居易所说：“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赠元稹》）；“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元和四年（809），元稹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作《别元九后咏所怀》赠之，诗中云：“相知岂在多，但问同

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一个“空”字凸现出友谊的威力。在《感旧》中，白居易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交谊，他说：“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五人包括诗人自己，其他四人是元稹、崔玄亮、李健和刘禹锡。四人之中相交最久，相知最深者当推元稹。元稹亦有多首诗篇怀念乐天。其《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由“夕”、“病”、“惊”三点连成一线，“惊”是全诗的核心。此时，元稹远谪通州，身染疟疾，大病数月，几乎丧命。在自己生命即将油枯灯灭的时刻，突然听到挚友被谪的恶讯，竟于垂死状态中“惊”而“坐起”，无限情和意尽在“惊坐”中。在《得乐天书》一诗中，起句先设置了一个悬念，远信入门，诗人读之，泪流满面，妻惊女哭，连声询问。写出了被贬谪的官员之家成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生活状况。后两句写妻女询问而不得回答之后的揣测寻常，诗人受尽了委屈、挫折、打击，从来不曾如此，没有任何事变能打动诗人几近麻木的心，没有任何事故能使诗人激动得失去控制。惟有江州司马的书信才会使之如痴如狂。诗人没有正面写自己的心态，也没有用涉及思念、友谊的字眼，而元白之间超越时空的友谊已经如在目前。

怀远诗意在传递对远方友人的怀念与关切，它投射出比送别诗更为沉痛的情感色彩。诗人们思朋友之所思，急朋友之所急，苦朋友之所苦，地域的阻隔使友人的形象愈加明晰，使彼此的交情愈加深厚。

追悼 写作怀远诗时纵然双方远隔千山万水，心中尚有一丝希冀：终于有一天彼此可以重逢。而当一方物化，这丝希冀便残酷地永远扯断了。昔日的友谊化作遥远的回忆，永无再现之日。追悼诗是带血的哭诉与呼唤。

房 早年与杜甫为布衣之交，至德二年（757），杜甫曾因上疏营救他而几被治

罪。房去世后,杜甫经过老友坟前,写下了《别房太尉墓》,诗云:“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诗人公务在身,行色匆匆,犹不忘前往老友孤坟告别。杜公以一片赤心待生者,亦以赤心一片待死者。全诗表现了对亡友的一往深情。情在泪水打湿的土地上,情在断云孤飞的低空中,情在飘零的花瓣上,情在啼鸣的莺声里。如果说送别诗中飘浮着醉人的酒香,那么,追悼诗中则浸透了伤心的泪水。追悼诗从诗题到内容无不洒有诗人的斑斑泪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追悼亡友之日,正是男儿伤心之时。追悼诗是用泪水酿就的诗,它的基调是哀痛,是撕肝裂肺般的哀痛。

在友情诗中,既有分别时殷勤的叮咛,

亦有身处异地时绵绵的思念,还有永远失去友人之后的痛楚,回荡在其中的是对友人的无比关切和体贴之情。其情感基调多带有哀伤的意绪,这种从送别开始的伤感,到怀远诗中的沉痛,再到追悼诗中的哀痛,逐层深化,越来越浓,最终浓郁到无法化解。

①《朱光潜全集》第二卷,第7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②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第13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③④⑥《论语·学而》⑤《荀子·性恶》⑦《论语·公冶长》⑧程颐:《程氏易传·比卦》⑨朱熹:《跋胡文定公与吕尚书帖》⑩《荀子·大略》⑪《庄子·徐无鬼》⑫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下》⑬曹丕:《又与吴质书》

[作者孙明君,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后 北京 邮编:100084]

【本文责任编辑:薛勤】

邓小平行政体制改革思想与 辽宁省政府机构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沈召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省级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指示精神,确保1999年下半年全面启动的辽宁省政府机构改革工作顺利进行,由辽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和省科委软科学课题组联合发起的“邓小平行政体制改革思想与辽宁省政府机构改革理论研讨会”于1999年6月24日在沈阳召开。

来自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大学、辽宁行政干部管理学院、省人事厅、省编委、省国有资产管理局、

省体改委、沈阳市编委、沈阳市体改委等有关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就辽宁省政府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认真的研究和探讨。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课题组就辽宁省科委软科学项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报告”之二《辽宁省政府机构改革面临的十大问题》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会议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姜晓秋同志主持,院党组书记、院长赵子祥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